



乡情

源头在贫瘠的土地,奔流的是番薯。从乡村流到城市。挑着担,装上车,流到大街,流到超市,流到人们的手上……

土地是红的,流动的番薯是红的。从未看见断过。红,映着太阳,映着彩霞,映着人们的喜爱。

不可思议的是,这条不竭的红薯河流,竟然还是谈论哲学的河流。它既是甜的,又是低糖的。它来自贫瘠的土地而又富有营养,它是粗纤维的,品质又那么美好。认识它的人们捧起它就不肯放下,一掬又一掬捧起……

我就是捧起它就不肯放下,一掬又一掬捧起的一个。

也许还有不少人至今不了解红薯,以为它甜,必然高糖,不想问津,特别是高血糖的患者。但专家认为,红薯确实低糖。起先我也将信将疑。我长期禁甜,因而特别思念甜的滋味,多么希望红薯适合我。检验是

不竭的红薯河流

□陈志泽

判断的前提。我宁愿一次次针刺测血糖,让一颗颗血珠告诉我红薯低糖的真假。结果如何?我只要告诉你,第三次测罢血糖我禁不住欢呼“红薯伟大”,你就再清楚不过了。从此我成了红薯的常客。我每每赞叹,红薯这寻常之物,竟然默默生长。它那严重对立而又和谐统一的哲学意味,慷慨给予控糖却又喜爱甜食的人以神奇的满足……

红薯自然是寻常之物。也许生长在贫瘠的沙地,都不大。也许遭受什么硬物的阻拦,有的还长得弯曲歪扭。红薯自然是寻常之物。也许生长在贫瘠的沙地,都不大。也许遭受什么硬物的阻拦,有的还长得弯曲歪扭。红薯自然是寻常之物。也许生长在贫瘠的沙地,都不大。也许遭受什么硬物的阻拦,有的还长得弯曲歪扭。

红薯自然是寻常之物。也许生长在贫瘠的沙地,都不大。也许遭受什么硬物的阻拦,有的还长得弯曲歪扭。红薯自然是寻常之物。也许生长在贫瘠的沙地,都不大。也许遭受什么硬物的阻拦,有的还长得弯曲歪扭。

免不了寂寞。但它们格外隐忍,无所谓顾客问津与否。

但像我一样认识它,走近它挑挑拣拣的顾客多了起来。

说起红薯,还有一段神奇的故事。

四百多年前,一节细细的番薯藤从异国他乡悄悄而来,它毫不畏惧这里土地的贫瘠,一插就扎下根,别具活力。吸取时光的眷顾,它的藤蔓匍匐攀援,编织出茂密的网,网下很快就结出一块块根茎——硕大甘甜的番薯……

这种生命力极强、高产美味的作物,成为百姓的主食,成为他们生存的有力支撑。蒸番薯、烤番薯、番薯粥、番薯干汤……吃番薯长大的“番薯人”又吃进苦和累,奋勇开拓了寄托和希望,番薯就到处生长,到处繁衍了。

番薯的情意幽深绵长。它那铺天盖地的翠叶成了源源不断的,又嫩又

香的蔬菜。它淘洗出来的、太阳晒够了的“番薯粉”,从炸醋肉的掺和,到面线糊的勾芡,到“蚵仔煎”调配,到番薯粉条的劲道——还有那铿锵动听的“地瓜腔”……番薯奉献给人们的,实在是太多太多。

番薯不嫌弃家乡土地的瘠薄,蓬勃生长。家乡的番薯抑制不住兴奋的时候,就举起它们的喇叭吹奏起大地的赞歌。家乡番薯的藤蔓紧贴着赤土匍匐延伸,葱葱欲滴的阔叶布满脉络,布满风雨的磨砺……

乡民们的深耕细作,家乡水源源不绝的浇灌;太阳的金光映照,天空的蔚蓝挥洒,家乡连片的番薯田回荡着感恩的暖流,结出累累硕果。

家乡瘠薄的土地,生长的番薯却格外丰硕,格外甘甜、喷香,充实着乡亲们热切的期待,抚摸着游子遥远的乡愁,名闻四面八方……

红薯这条河流长流不断,它的歌谣那么动人,它的价值难以估量。



出发,永远比向往有意义。



主办单位:泉州市委宣传部 泉州文旅局
泉州晚报社 晋江市人民政府
承办单位:晋江市委宣传部 晋江文旅局
晋江市文联 晋江市社科联
协办单位:泉州市艺术馆 晋江市文保中心

市舶司的月光账簿

□岩之

月光翻动青石板的账本
每道裂缝里
都蜷着半枚波斯银币的
鸣咽

涨潮时 塔楼清点桅杆
那些被盐粒蚀进碑文的名字
骤然在浪尖
站成刺桐花的形状

番船司的印章醒了
将黎明按在
发潮的关税文书上
像朝廷按住
蝴蝶标本的翅膀

黑袍税吏立于暗处
他铜秤的两端
一端垂着占城稻的秋天
一端悬着阿拉伯的星盘

码头总比史书诚实
当潮水退去
所有沉锚都化作
算盘珠

唯有断腿石狮最记得
如何用爪岩
在花岗的肌理间
藏起半卷
晒不干的航海图

此刻海风数着我们的肋骨
像检验报关文牒的
钢印
如当年
清点象牙与龙涎香的方式



扫描二维码
阅读诗会作品



四季

美人树

□曹淑凤

上树变成其中一朵,跟她们一起盛开,一起舞蹈,一起窃窃私语,肆意地笑,在阳光下疯狂闹腾,以此表达对生命的无比珍视与尊重,以短暂昭示永恒。

事实上,我那时不知道她的名字,只把此花只应天上有,的极美影像刻在脑海,再不能忘却。数年后,我在泉州已经习惯了它作为行道树壮观的美丽,且默许她跟紫荆花是亲戚,眼里看见的是当下开的花儿,脑海里展现的还是初见的那棵,超级惊艳。

某日在中山路,同行的朋友争论,一个说她是美人树,一个说是异木棉,搜索验证,原来美人树就是异木棉,异木棉就是美人树,原产于巴西和阿根廷。她不是紫荆花的亲戚,是跟木棉同科异属的异木棉,实名美丽异木棉,别名美人树,还有其他不同的名字,我独喜美人树。

有瘦的美人树,也有胖的美人

树,胖的瘦的站在一起,环肥燕瘦不同之美。网络上见过特别胖的,整个树干圆鼓鼓的,像不规则的球,球顶伸出枝杈开花儿,有弥勒佛的气度,萌态可掬又灵气十足的美。

散步,路过年轻的美人树,靠近树干去看那些刺。大小不一的刺从青白色的树皮表面冒出来,由粗到细直到锋利的刺尖。脑子一热尝试掰一个,手指捏发白了也掰不动,反而被旁边的刺伤了个小口,疼,微微出血。被砍过分枝的位置留下的伤疤,是逼真的眼睛形状,有眼珠有白眼跟我对视,警告的意味。仰头,开满花儿的轮生枝丫在风

食事

醋肉

□涂添丁

这大概也是他们宴请过最为特殊的客人。父亲忙着接待小客人,母亲愣在那里,望着满屋子的孩子,半天没有说出话来。我很快看出母亲的异常,我瞪大眼睛,满屋子搜寻吃的东西,这才发现,家里除了桌上还有一大碗醋肉外,别无他物。

作为乡厨的父亲则表现淡定,安顿好我们,又吩咐母亲下锅煮白米饭后,径直从后门出去,不一会儿工夫,带回一大盆的醋肉和几样蔬菜。父母忙碌一阵子,桌上便有几样清炒青菜,炸醋肉、酸辣醋肉汤,习惯了食堂清汤寡水的同学们,面对醋肉显然是满足

的,大家有肉便欢,尽兴而归。

我记得,那一天,酸辣汤是用脸盆装的,炸醋肉也是用脸盆装的,家里椅子不够,有的同学站着吃饭。我还记得,那一晚,父亲带回来的醋肉和蔬菜是向别人家借的。那时候,还没有超市,没有外卖,除了早上集市能买东西外,其他时间,是没地方买东西的。许多年后,再谈及那个晚上,同学们依旧兴奋,对醋肉味道赞叹不已。

小时候,吃到醋肉不易,它是宴客桌上的主角,现在美食丰盛至极,醋肉早已退居配角,但依旧是众多食客舌尖上的最爱,我也常常下厨炸醋肉,有时怕麻烦,会到棋盘园边上去买。寻常的日子,有醋肉相伴,就很满足,也很幸福。只是常常牵挂曾经的食伴,他们是否依旧喜欢醋肉?尚能大口吃肉否?

天伦

我为祖母掏耳

□曾慧

周末回家,阳光铺满庭院,佳木摇曳,已经养了两年之久的羊“咩咩”地叫着,仿佛在欢迎我的到来,一切都是那么美好。

坐在墙角晒太阳的祖母,悠闲自得地打着瞌睡。我放慢脚步,小狗一看到我,兴奋地摇着尾巴向我跑来。

祖母睁开眼睛,起来拉着我的手说道:“最近我的耳膜一直痒,原来是我的孙女想我了。”

我搬来一把椅子,坐在祖母的身边,跟她聊天。我笑着说:“您刚才说耳朵痒,让我看一下。”

我一看,就发现耳蜗里有耳垢,不痒才怪呢!我赶紧进屋拿来了一把耳勺,替祖母掏耳垢。

祖母伏在我的腿上,双眼轻轻闭上,我能看见她微蹙着眉头,像是在无声叮嘱:“轻一点,轻一点。”

我笑着说:“祖母,您放心,我的技术绝对没问题。”

此时的祖母只剩下一种全然的交付感,身心放松。

当耳勺在耳道间缓缓推进时,我能听见祖母均匀的呼吸,那呼吸像墨汁滴入水中,慢慢晕染开来。那是一种被孙女呵护、照料、的幸福,是一种美好的感受。

我一边用耳勺又轻又慢地试探着掏耳垢,一边问祖母这样的动作是否能接受。祖母微闭着眼睛说:“很爽,很爽。”这时,我发现祖母如同一个听话的小孩正接受大人的帮助。

不知怎的,我不禁想起小时候祖母对我的疼爱来。上学路上,祖母拉着我的手走在道路上;风雨中,撑

着伞的祖母像展开双翼的母鸡一样,呵护我不被淋湿;离开家乡到外地求学,祖母时不时打电话嘘寒问暖;而今参加工作了,祖母依然念叨着让我学会照顾自己……

“可以了吗?”祖母轻声问,我的思绪回到了现实中,掏着,掏着,耳勺忽然停住,前方似乎遇到了堵塞,于我而言,像是发现了宝藏。我知道,可能是到了真正藏垢的地方了。我努力用勺精准地抵住了那个点。

忽然间,那耳垢像是小块积雪轻轻滑落,那一刹那,仿佛不是耳朵,而是我的整个灵魂,被温柔地“咯”了一下。

你的世界我不懂

□郑艳艳

你争执。我尽量让语调平静:“我去卖废品吧。”你却摇头,说我容易被短了秤头。

我忍不住提高了声音:“就算被坑,又能坑多少?就咱现在的日子,犯得着捡这点破烂换钱吗?”

“几块钱也是钱!”你斥责道,“钱,是一分一分攒下来的!”

看着你凹陷的双眼那抹熟悉的固执,我没再坚持,转身给你老兄弟老林打了电话。

你不止一次地跟我话当年,贩牛时因囊中羞涩,在火车上两天没吃一粒米饭,胃痛得难受就喝点凉水;当石匠那会儿,为了赶工期,大夏天在闷热的石窟住了三天,一锅米饭吃了三天,哪顾得上饭饿不饿……

生活的苦,让你把“一分钱掰成两半

花”刻进了骨子里。当医生查出你患了喉癌时,我们除了震惊,更多的是心疼和愧疚。这病大概就是年复一年的奔波劳累和过度节俭攒出来的吧。

老林风尘仆仆地赶来载了废品出去卖,带回二十五元。你心满意足地把钱塞进裤兜,眉开眼笑地请老林好好吃一顿。那瓶酒,数百元。我只能暗自叹气:你的世界,我不懂。

你躺在病床上的那些天,精神好时会跟我交代:“谢某某以前向我借过八万元,林某某借过十万元,这些你们都知道。以后他们要是能还,就拿着;要是没还,千万别去要,当我送他们了。”

我低头抹了泪,目光落在你床尾的那双穿了十年的鞋。积压的情绪突然绷不住了,我带着哭腔问:“你舍不得吃,舍不得

穿,捡破烂攒下的钱,借给别人,这样值得吗?”你的眼神黯淡了,像燃到尽头的烛火。沉默了好一会儿,你才轻轻开口:“就帮他们一把吧,或许他们是真的难……”

我看着你苍白的脸,再也说不出一个字,只能又一次在心里叹气:你的世界,我还是不懂。

你走后,来了好多我不认识的人。他们说你是个好心人,叹息怎么这么早就撒手人寰……看着那些被泪水模糊的脸,我好像懂了,我们眼里不值一提的零钱,是你积攒的过日子的底气;而我们愤慨的有去无回的一沓沓钞票,是你的悲悯和宽容。

我希望,能再有机会,一点点走进你的世界,好好地懂你一次。只是这机会,再也没有了。



背景

你佝偻着背,双手止不住地颤抖,费力地将那堆松散的废纸捆结实。你咬紧牙关时,下颌绷出的线条、颧角暴起的青筋,像两只无形的手,一下下攥紧我的心。原来,你已经孱弱到这个地步了。

我想上前帮忙,你却挥挥手,眼里带着惯有的“嫌弃”。在你眼里,年近四十的我仿佛还是那个毛手毛脚的孩子,而你永远是能为我撑起一片天的父亲。

你抬手擦掉额头渗出的细汗,弯腰去搬那堆废纸,想自己载去废品站。一股热血猛地冲上我的脑门,喉咙里像堵了团火——你是刚做完喉管切除手术的人啊!四十厘米的伤口,线都还没拆!

但我很快压下了翻涌的情绪。在你生命开始倒数的日子里,我不能和

古人描写气象的雅称

●天弓 虹
宋·赵令畹《侯鲭录》:“天弓,即虹也,又谓之帝弓。”

●青女 霜
唐·罗隐《菊》:“千载白衣酒,一生青女霜。”

●晴窗 凉风
明·徐渭《人日王氏东园小集》:“晴窗泛丛条,浮阳散修莽。”

●寒酥 雪
明·徐渭《梨花》:“朝来试看青枝上,几朵寒酥未肯消。”

●纤凝 轻云
明·高明《琵琶记·中秋望月》:“长空万里,见婵娟可爱,全无一点纤凝。”

●霏霏 疾雷
清·俞樾《春在堂随笔》:“急开君诗扫烦暑,爽若快雨驱霆霓。”